

图二// M34 剖面图

1.青瓷水盂 2.漆盘 3.青釉褐斑壶 4.执壶 5.酱釉罐

留下系根部。酱色釉,施釉不及下腹部及底部。口径9、底径12、最大腹径20、通高29厘米(图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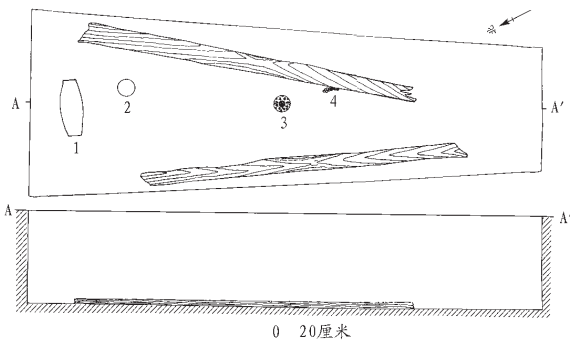
漆盘 1件。M34:2,腐朽严重,无法复原。

## (二)宋代墓葬

16座。有土坑竖穴木棺墓和“刀”字形砖石木混合结构墓,以土坑竖穴墓为主,一墓单棺或一墓双棺均有发现。现对保存较好的M20、M31、M47、M57、M59、M61、M65介绍如下。

### 1.M20

平面呈梯形,土坑竖穴单棺墓,方向25°,墓口距地表1.6米,墓坑长3.28、宽0.8~1.2、深0.59米,墓内填埋黄褐色土,木质棺具,保存状况较差,残存两侧部分挡板,残长2.06~2.16、宽4.7~1.07米、残高0.04米。未见人骨(图四)。



图四// M20 剖面图

1.酱釉瓶 2.白瓷碗 3.铜镜 4.钱币

随葬器物共4件,有陶、瓷、铜等质地,主要放置在墓坑北部,铜镜和铜钱放置在墓坑中部。

酱釉瓶 1件。M20:1,灰白胎,侈口,方唇,平沿,束颈,溜肩,长弧腹至中部鼓起,下腹弧收,平底,肩附两对称系,均被敲掉,留下系根部,颈部施弦纹两道。器身通体施深色酱釉。口径8.8、底径8.8、最大腹径20、通高37厘米(图三:6)。

白瓷碗 1件。M20:2,灰白胎,敞口,尖圆唇,弧壁,圈足。灰黄釉,施釉不及圈足内外,器内施满釉。口径10.8、底径4.2、高5.3厘米(图三:1;彩插一:3)。

铜镜 1件。M20:3,已残,圆形,蟾形钮,圆形钮座,在内圈与钮之间饰花草纹,内圈外饰葡萄及花卉纹,镜缘较高,高出镜背0.5厘米。镜径8.8、厚0.5~1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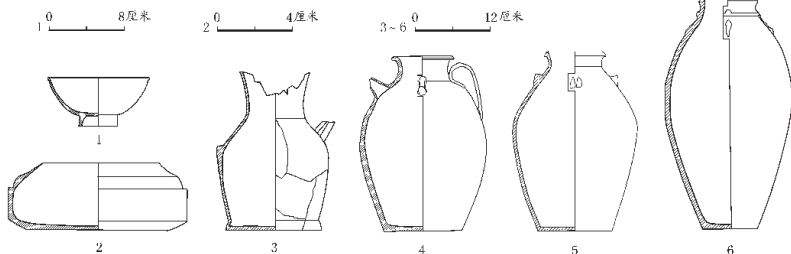
钱币 1件。M20:4,锈蚀严重,无法释读。

### 2.M31

墓葬平面呈“刀”字形,由短斜坡墓道、墓门、左右墓室组成,墓口距地表1.6米,墓向54°。墓葬西南、东北部均遭机械破坏(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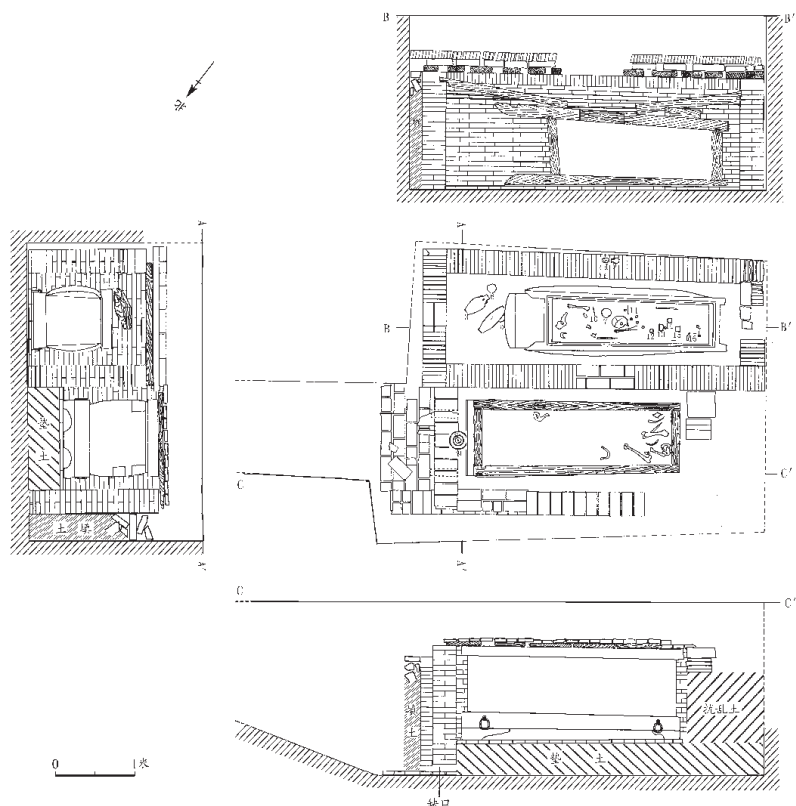
墓道紧靠墓葬右室墓门,长方形斜坡状,靠近墓室处被晚清墓葬打破,墓道内填埋五花杂色土,土质较松软(由于工程原因,没有完全清理)。墓道最深处与墓底平,距地表3.6、宽1.2米,根据斜坡角度推测墓道长约4.2米。

墓室近长方形,残长4.32、宽3.8米,由左右两室组成,在左室发现盗洞一个,盗洞由上而下,穿过砖顶、石板、木板及横梁,凿穿棺具,并向旁边凿穿左室右壁将右室棺木凿穿,盗洞上小下大,形



图三// M20、M34 随葬器物图

1.白瓷碗(M20:2) 2.青瓷水盂(M34:1) 3.青釉褐斑壶(M34:3)  
4.酱釉执壶(M34:4) 5.酱釉罐(M34:5) 6.酱釉瓶(M20:1)



图五// M31 平剖面图

1、2.小陶壶 3.酱釉四系罐 4、9.橄榄瓶 5~7.漆盘  
8.酱釉小盏 10~16.木器残件 17.钱币

状不规整。

左室前高后低,顶部铺撒石灰加糯米汁混合物0.02~0.03米一层;其下错缝立砌青砖一层,青砖下平铺条石13块,其中完整的有6块,中间断裂的有4块,另有3块为半截,盗洞内有2块完整的条石,1块为半截,条石块长1.1~1.92、宽0.26~0.4、厚0.07~0.08米;条石下平铺木板一层,共11块,长1.4~1.8、宽0.16~0.3、厚0.02~0.03米;木板下为一纵跨木梁,木梁两头放置在左室前后壁特意空出的凹槽内,木梁因盗掘被凿断,原长约3.96、宽约0.3、厚0.13米;木梁下为棺具,棺盖上有近似梯形盗洞一个,棺具棺首盖板、底板均长于棺身,伸出棺身0.48米,棺尾盖、身、底平齐,棺内人骨保存不佳,只残存肢骨、头骨等部分,棺底铺一层厚约0.03米石灰。棺首与左室前壁之间留有较大空间用于放置随葬品,随葬酱釉陶罐、黄釉四系陶瓶、葵瓣口漆碗以及钱币数枚。左室四壁构筑方式基本一致,从下至上双砖错缝纵砌一层,其上单砖平铺横砌一层,双砖、单砖交叉砌而上,至顶部平

砖立砌一层,墓底错缝平铺一层青砖。

右室前高后低,顶部为厚约1~1.5厘米石灰糯米汁混合物层,石灰层下为青砖错缝平铺一层,砖块残损、断裂较多,铺筑也不甚规则。从顶部构筑状况看,右室建造质量明显不如左室,右室顶部青砖靠左室处有部分叠压在左室顶部立砌砖块之上,砖块下面横铺6块木板,木板长1.3~1.5、宽0.2~0.6、厚0.01~0.02米,木板较左室木板要薄,木质较差,腐蚀较严重,木板直接铺设在左右壁上,木板下即为棺具,棺具置于正中,棺上有蘑菇状棺钉数枚,棺内人骨保存状况不佳,仅存肢骨、头骨数块,棺底铺撒厚约0.02米白石灰一层。棺下平砖错缝铺底,铺底砖延伸至墓门外。墓门正对墓道,右室四壁构筑方式与左室基本相同,其中右室左壁与左室右壁共用,均为双砖纵砌与单砖横砌交叉铺筑,其上一层平砖立砌而成。在

右室墓门近墓底处有两0.06×0.07平方米小孔,小孔连通墓道与右室,可能有排水作用,或有其他方面的含义。

随葬器物共17件,有陶、瓷、漆、木、铜等质地,主要放置在左室左棺内及左室棺首与墓室前壁的空间内,另有一件器物放置在右室前部,还有几件散落在盗洞凿开的墓壁上。分述如下。

陶壶 2件。M31:1,红胎,口微侈,尖唇,长颈,宽肩,弧腹有折棱,平底,肩上双系,肩腹部有轮制留下的多道旋痕。青黄釉,施釉不及下腹和底部,釉质很差,剥落严重。口径3.6、底径4、高9.6厘米(图六:1)。M31:2,红褐胎较粗,喇叭口,尖唇,沿外翻,宽肩,弧腹,平底,肩上双系,腹部有轮制留下的旋痕。灰白釉,施釉不及下腹和底部,釉质很差。口径5、底径4.4、高10厘米(图六:2)。

四系罐 1件。M31:3,灰褐胎,侈口,圆唇,短颈,溜肩,深腹,中部圆鼓,弧收至底,平底,肩上饰四对称条形系,颈肩处饰凹弦纹数道。青黄釉,颜色较深,通体施釉,釉质很差,釉面剥落严重,剥落

处露出化妆土和灰胎胎骨。口径7.2、底径8、最大腹径21、高34厘米(图六:10)。

盖 1件。M31:8,灰白胎,敞口,薄唇,弧壁,深腹,假圈足,平底。深色酱釉,器外施釉不及圈足,器内施满釉。口径12.8、底径3.6、高5.6厘米(图六:5)。

橄榄瓶 2件。M31:4,暗红胎,侈口,方唇,卷沿,束颈,溜肩,细长腹,中部微鼓,弧收至底,口沿处饰突棱一周,肩部饰四对称系,已被敲掉,留下系根部,下腹至底饰凹弦纹数道。酱黄色釉,通体施釉,釉面剥落处露出胎骨。口径9、底径9、最大腹径16.8、高42厘米(图六:11)。M31:9同M31:4,口径10、底径10、最大腹径16.8、高40.8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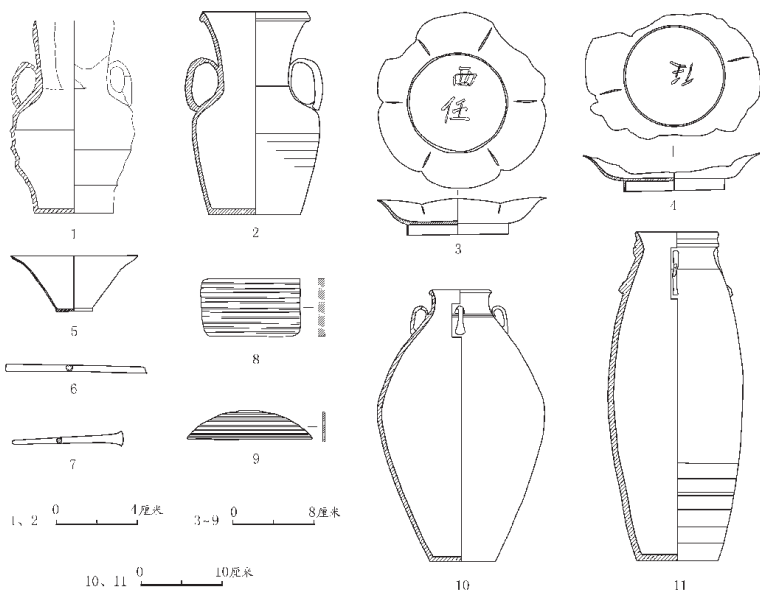
漆盘 3件。M31:5、M31:7残破,M31:6完好,均为葵口形,敞口呈六瓣葵花形,薄唇,花瓣口沿宽扁外侈,花瓣相交处外凹内凸,浅弧腹。M31:6,圈足内有“西任”,圈足外底有“辛巳杭州王上年Ⅲ”(?)字样(出土时尚可识读,现已难以辨识),均为空心字。通体髹酱红色漆。口径16.8、底径10、高3.5(图六:3;彩插一:5)。M31:5,口径残长15、底径残长7、残高3.7厘米;M31:7,圈足内有“任”字样,口径17.5、底径10、残高3.7厘米(图六:4)。

木质器物残件 7件。M31:10,微残,圆柱形,长11、径0.4~1.1厘米(图六:6)。M31:11,残,呈锥形,截面呈圆形,残长14、径6~7.5厘米(图六:7)。M31:12,长方形,木料纹理清晰,呈直条状。长9.4、宽5.7、厚0.7厘米(图六:8)。M31:13,月牙形,木料纹理清晰,呈直条状。全长12.3、最大径2.9、厚0.2厘米(图六:9)。M31:14,呈圆形,径6.4、厚0.1厘米。M31:15,呈月牙与长方形组合形,长6.2、宽4.2、厚0.4厘米。M31:16,呈半圆形,径6.4、厚0.2厘米。M31:18,呈方形,边长6.2、厚0.4厘米。

钱币 1枚。M31:17,“太平通宝”钱,直径2.4、穿宽0.6厘米。

### 3.M47

墓葬平面近长方形,土坑竖穴单棺墓,方向150°,墓口距地表1.2米,墓坑长2.65、宽0.62~0.81、深0.7米,墓葬内填埋五花土,木质棺具,保存状况



图六// M31 随葬器物

1,2.小陶壶(M31:1,2) 3,4.漆盘(M31:6,7) 5.酱釉小盖(M31:8)  
6-9.木质器物残件(M31:10,11,12,13) 10.酱釉四系罐(M31:3) 11.橄榄瓶(M31:4)

较差,残存左右两侧挡板,长1.05、宽0.44、高0.33~0.36米。未见人骨(图七)。

随葬器物共9件,有陶、瓷、铜、银等质地,主要放置在棺首附近,铜钱散落在墓坑各处。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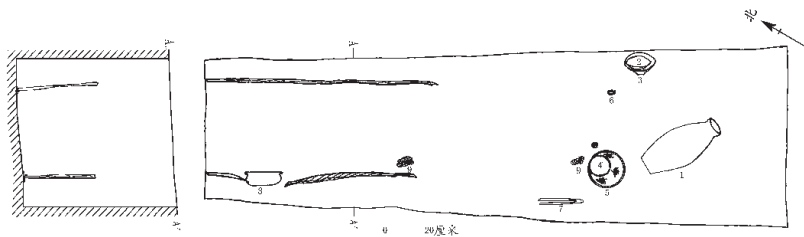
青白瓷碗 1件。M47:2,灰红胎较薄,直口,薄唇,浅腹弧收,假圈足极矮,平底微内凹,口沿下有突棱一圈,突棱下饰有釉下刻划花卉纹。青白釉,器身通体施釉,釉色盈润素雅,有细小开片。口径11.4、底径4.8、高5.5厘米(图八:2;彩插一:4)。

青瓷碟 1件。M47:4,红胎,敞口,圆唇,弧壁,浅腹,平底。青黄釉,施釉外不及底,内施满釉,釉层剥落较严重,露出化妆土及胎骨,器内底部有四细小支烧钉。口径8.9、底径4.1、高2厘米(图八:4)。

白瓷碗 1件。M47:3,灰白胎,敞口,薄唇,弧壁,深腹,高圈足。乳白釉,施釉外不及底圈足内,器内施满釉,釉色盈润有光泽。口径15.6、底径6.2、高7.8厘米(图八:3)。

白瓷盆 1件。M47:8,灰红胎,侈口,圆唇,折肩,斜腹至底,平底。素面无釉,器身胎骨上有轮制留下的痕迹。口径24、底径6.6、通高12.6厘米(图八:7)。

橄榄瓶 1件。M47:1,灰白胎较粗,口微侈,



图七// M47 平剖面图

- 1.橄榄瓶 2.青白瓷碗 3.白瓷碗 4.青瓷碗  
5.铜镜 6.银耳环 7.银钗 8.白瓷盆 9.铜钱

方唇,平沿,束颈,长腹,中部微鼓,弧收至底,平底,肩附四对称系,系被敲掉。青绿釉,颜色很深,口沿处釉剥落严重,露出灰白胎骨,器内不施釉,可见轮制留下的道道旋痕。口径9.6、底径9.6、最大腹径19.6、通高38.4厘米(图八:1)。

铜镜 1件。M47:5,钮已残,团花座,钮座外枝叶纹托起四组牡丹花卉纹饰,外面双圈纹,双圈之中为密集的连接珠纹,圈外为镜缘,稍高于镜背。径16.8、厚0.15、缘宽1厘米。

耳环 1件。M47:6,银质,圆圈形,为一根银条围成两圈而成,径2.82、厚0.15厘米(图八:5)。

发钗 1件。M47:7,银质,“U”形,股呈圆柱形,长19.5、径0.43~0.48厘米(图八:6)。

钱币 多枚。锈蚀严重,无法释读。

#### 4.M57

墓葬平面近梯形,土坑竖穴单棺墓,方向140°,口距地表1.4米。墓内填埋五花土,墓坑长2.4、宽0.81~0.99、深0.69米,木质棺具,保存状况较差,残存棺具左右两侧部分挡板,长1.6~1.8、宽0.57~0.72、高0.017米。未见人骨(图九)。

随葬器物共5件,有陶、瓷、铜等质地,主要放置在墓坑一侧。分述如下。

橄榄瓶 1件。M57:1,灰胎,侈口,口部可能因挤压而变形,斜沿,短颈外撇,溜肩长腹,上腹微鼓,平底,颈下部及上腹部各饰弦纹一道,肩附四系,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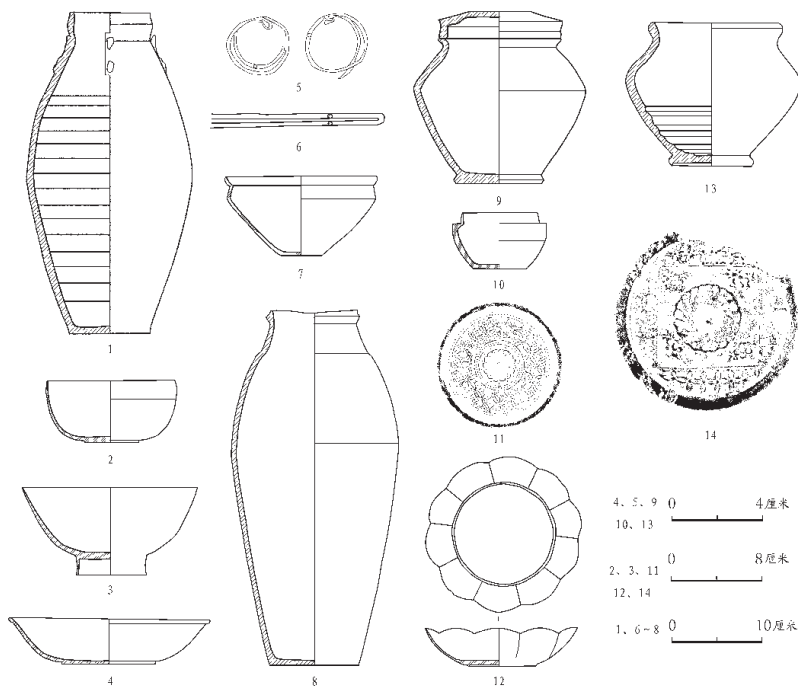
被敲掉磨光。青黄色釉,釉面斑驳,剥落较严重,器身通体施釉。口径9.54、底径9.94、最大腹径18.6、通高39.2厘米(图八:8)。

带盖白瓷罐 1件。M57:2,灰胎,盖直口,圆唇,直壁折收至顶;器身侈口,尖圆唇,平沿,束颈,斜肩折收,斜腹至底,假圈足内折,平底,器身颈部、腹部饰弦纹一道。釉色乳白。盖

口径5.4、顶径2.8、高1.24厘米;器身口径5.43、底径3.78、最大腹径7.63、通高6.54厘米(图八:9)。

子母口酱釉粉盒 1件。M57:3,灰白胎较细,小口,尖唇,平肩,弧腹,平底,腹部饰弦纹一道。深色酱釉,口及底部不施釉,内施暗黄釉。口径3.4、底径2.5、高2.5厘米(图八:10)。

铜镜 1件。M57:4,圆形,小钮,有穿孔,团花纹钮座,钮座外为同心圆纹夹一圈小圆点纹,同心圆外饰连线钱纹,钱纹外为一圈圆点纹,圆点纹外为素面边缘,边缘稍高于镜背面。直径11.4、厚0.2



图八// M47、M57、M59 随葬器物

- 1、8.橄榄瓶(M47:1、M57:1) 2.青白瓷碗(M47:2) 3.白瓷碗(M47:3)  
4.青瓷碟(M47:4) 5.银耳环(M47:6) 6.银簪(M47:7) 7.白瓷盆(M47:8)  
9.带盖白瓷罐(M57:2) 10.子母口酱釉粉盒(M57:3) 11.铜镜拓片(M57:4)  
12.白瓷盘(M59:1) 13.白瓷小罐(M59:2) 14.铜镜拓片(M59:3)



厘米(图八:11)。

钱币 数枚。M57:5, 圆形方孔, 字迹锈蚀不清, 依稀可辨为“景佑元宝”、“至道元宝”。直径2、穿宽0.7厘米。

#### 5.M59

墓葬平面呈梯形, 土坑竖穴单棺墓, 方向155°, 墓口距地表1.6米, 墓葬内填埋红褐色土。墓坑长2.5、宽0.78~0.89、深0.55米, 木质棺具, 保存状况较差, 残存棺具左右两侧部分挡板, 棺具残长1.54~1.98、宽0.54~0.69、残高0.017~0.13米, 未见人骨(图十)。

随葬器物4件, 有瓷、铜等质地, 主要放置在棺首及棺具中部位。

白瓷盘 1件。M59:1, 灰白胎, 敞口呈十瓣葵花形, 花瓣口沿宽扁外侈, 花瓣相交处外凹内凸, 浅弧腹, 矮圈足。乳白釉, 外底不施釉, 釉质素白淡雅, 有细小开片。口径14、底径5.8、高3.2厘米(图八:12; 彩插一:1)。

白瓷小罐 1件。M59:2, 灰胎, 侈口, 圆唇, 卷沿, 束颈, 上腹圆鼓, 下腹急收至底, 矮圈足, 近口沿处有弦纹一道。素面无釉, 轮制, 在器内能清晰见到轮制留下的旋痕。口径5.8、底径3.5、高6.3厘米(图八:13)。

铜镜 1件。M59:3, 圆形, 半球形钮, 有穿孔, 团花纹钮座, 钮座外四朵花卉纹正对方框四角, 方框将镜背分为四等分, 每等分填饰钱纹, 宽缘。直径16.4、厚0.1厘米(图八: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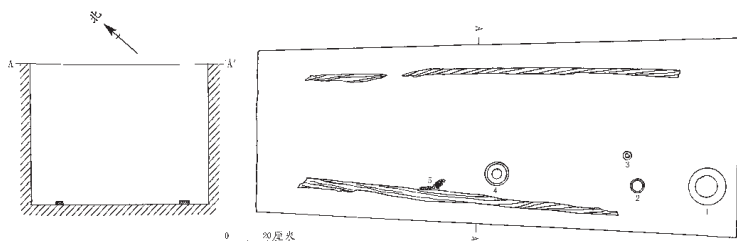
钱币 1件。M59:4, 锈蚀严重, 无法释读。

#### 6.M61

墓葬平面呈梯形, 土坑竖穴单棺墓, 墓口已遭破坏, 方向55°, 墓葬内填五花土。墓坑长2.5、宽0.8~0.99、深0.9米, 木质棺具, 保存状况较好, 棺具长2.27、宽0.62~0.82、高0.7~0.8米, 未见人骨(图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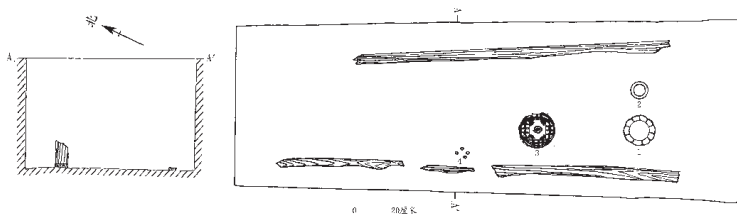
随葬器物共2件, 质地为瓷、铜, 放置在棺首。分述如下。

青釉瓶 1件。M61:1, 灰褐胎, 盘口, 平沿, 束颈, 丰肩, 上腹圆鼓, 下腹弧收, 平底, 腹部从上到下饰7道弦纹。青黄釉, 釉面斑驳, 剥落严重, 施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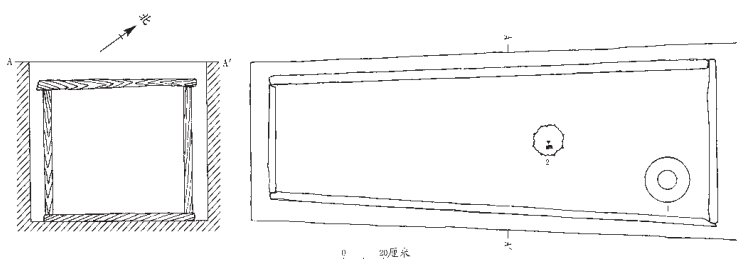
图九// M57 平剖面图

1.瓷瓶 2.带盖白瓷罐 3.酱釉粉盒 4.铜镜 5.钱币



图十// M59 平剖面图

1.白瓷盘 2.白瓷小罐 3.铜镜 4.钱币



图十一// M61 平剖面图

1.青釉瓶 2.湖州镜

不及下腹部和底部。口径9.2、底径9、最大腹径22.8、通高35.6厘米(图十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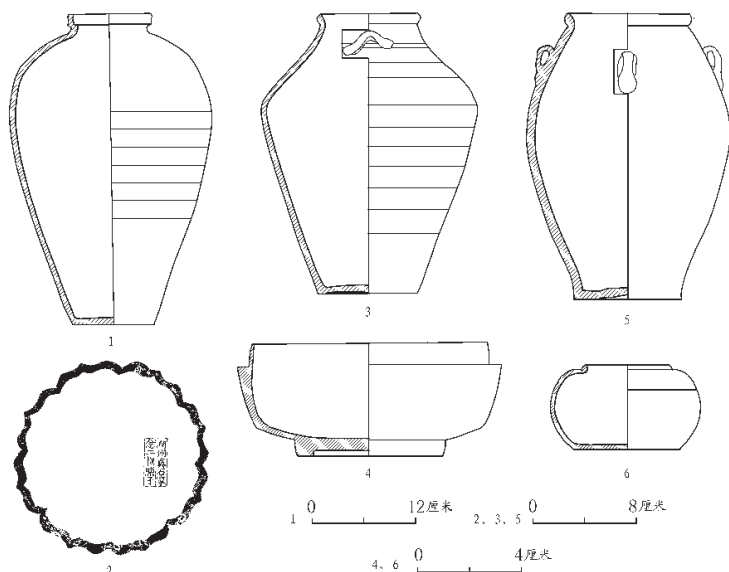
湖州镜 1件。M61:2, 葵花形, 半球形钮, 有穿孔, 钮右侧有“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铭文, 素面。直径15.6、厚0.2厘米(图十二:2)。

#### 7.M65

墓葬平面呈梯形, 土坑竖穴单棺墓, 方向125°, 墓口距地面0.4米, 墓内填五花土。墓坑长2.01、宽0.78~0.98、深0.69米, 木质棺具, 保存状况较差, 残存棺具左右两侧挡板, 棺具残长1.18、宽7.24、高0.21~0.24米, 未见人骨(图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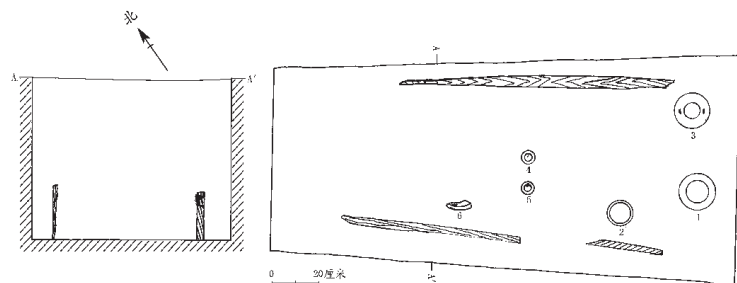
随葬器物6件, 质地有陶、瓷、铜, 放置在棺首及中部。

青瓷水盂 2件。M65:4, 灰白胎, 侈口, 圆唇, 丰肩, 圆鼓腹, 平底, 上腹饰弦纹两道。淡青色釉, 施釉不及下腹及底部。口径3.2、底径4.1、最大腹径5.8、高3.3厘米(图十二:6)。M65:5同M65:4, 口径



图十二// M61、M65 随葬器物

- 1.青釉瓶(M61:1) 2.湖州镜(M61:2) 3.白瓷罐(M65:1)  
4.子母口粉盒(M65:2) 5.四系罐(M65:3) 6.青瓷水盂(M65:4)



图十三// M65 平面剖面图

- 1.青瓷罐 2.子母口粉盒 3.四系罐 4、5.青瓷水盂 6.残镜

2.7、底径4.1、最大腹径5.7、高3.6厘米。

白瓷罐 1件。M65:1,灰白胎,侈口,圆唇,溜肩,上腹较鼓,下腹弧收至底,平底微内凹,肩部饰两个对称横系,器身从颈部至下腹部饰有数道凸弦纹。乳白色釉,通体施釉。口径7.6、底径7.8、最大腹径15.8、高20.8厘米(图十二:3)。

四系罐 1件。M65:3,灰白胎较粗,侈口,圆唇,束颈,溜肩,微鼓腹弧收至底,平底微内凹,肩部饰四泥条系。器身下腹部施红釉。口径9.4、底径8.4、最大腹径15.8、高22.2厘米(图十二:5)。

子母口粉盒 1件。M65:2,灰红胎较粗,子口,尖唇,斜腹折收至底,圈足。酱釉,施釉不及口沿和底部,内不施釉。口径9.2、底径5.6、高4.4厘米(图十二:4)。

残镜 1件。M65:6,铜质,圆形,残存一段圆

弧,镜背面花纹模糊不清,缘宽0.8、残长12.6厘米。

## 二 采集器物

由于工程施工方前期的强行施工,许多墓葬被挖掘机破坏,地面及堆土里散落着很多器物残片和残件,经过拼对,选取几件介绍如下:

青瓷碗 1件。C:1,灰白胎,敞口,圆唇,弧壁,器底内折,玉璧底。青黄釉,施釉不及底,内施全釉。口径16.2、底径5.6、高5.8厘米(图十四:1)。

青釉贴花执壶 1件。C:2,残,浅红胎较细密,侈口,尖圆唇,卷沿,短直颈,溜肩,肩部有八棱短流,与流对应的一侧有扁形柄,已残,流柄之间有对称双系,已残,筒形腹,平底假圈足,腹部堆贴两处植物花纹,器物造型大方美观、纹饰精美。青黄釉,贴花处深黄釉,釉色淡雅,为长沙窑之精品。口径8.2、底径14.5、最大腹径15.8、通高22厘米(图十四:2)。

四系罐 1件。C:3,灰胎,侈口,方唇,平沿,束颈,上腹圆鼓,腹径与器高接近,下腹弧收,平底,肩上饰四对称牛鼻系。素面无釉。口径16.8、底径14.6、最大腹径26.6、高26.4厘米(图十四:3)。

瓷枕 1件。C:4,枕面前低后高,呈如意形,枕体中空。通体施绿釉,底素胎无釉。枕面依枕形外周划复线开光,开光内刻叶纹4片,枕侧戳印朵花(图十四:4;彩插一: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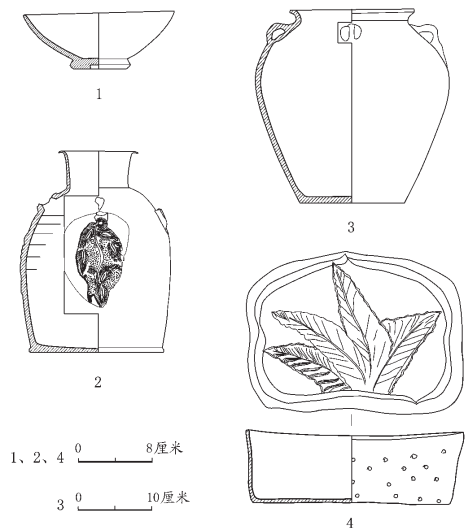
## 三 结语

### 1. 墓葬时代

这批墓葬中没有发现确切的纪年物,个别墓葬遭到工程的严重破坏,其绝对年代无法判断。但是根据墓葬的结构、修筑特点及其出土的器物等,我们可以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归纳其特点,从而推断出墓葬的时代并得出一些看法。

### (1) 墓葬形制

M34是一座船形砖室双棺合葬墓。船形砖室墓在淮安地区发现较为普遍,楚州区博物馆近年来在翔宇花园周边地区发掘了大量船形墓葬<sup>[1]</sup>,有一室双棺和一室单棺两种形制,有些墓葬有确



图十四// 采集器物图

- 1.青瓷碗(C:1) 2.青釉贴花执壶(C:2)  
3.灰陶罐(C:3) 4.瓷枕(C:4)

切的唐代纪年物出土。M34的形制与湖北老河口五冲墓的M1较为相似<sup>[2]</sup>,后者时代为唐代;冯恩学先生也撰文提出船形墓葬在唐代已经出现<sup>[3]</sup>。由此,我们认为M34的时代为唐代,且船形墓应是唐代淮安地区十分流行的一种墓葬形制。

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棺墓在淮河入海水道淮安枢纽建设工程中大量发现,墓葬形制及规模与翔宇花园同期墓葬十分相近,根据出土的墓志及买地券可将它们的时代定为北宋<sup>[4]</sup>。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宋墓一般有仿木构建筑砖室墓、普通砖室墓、砖室石顶墓及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几种形制<sup>[5]</sup>,江苏淮安及周边地区的宋墓形制也大概如此。如淮安杨庙宋代壁画墓为砖木混合结构墓<sup>[6]</sup>;2009年发掘的清浦区杨庙北宋墓(M1)<sup>[7]</sup>为砖室石顶墓;镇江市南郊北宋章岷墓为石顶砖壁结构的长方形竖穴墓<sup>[8]</sup>,均不见M31所带的短斜坡墓道。翔宇花园M31与杨庙宋代壁画墓及2009年发掘的杨庙M1在地理位置上相近;M31综合了杨庙宋代壁画墓的砖木结构和杨庙M1的砖室石板的筑法,又带有短斜坡墓道,应是一种新发现的该地区北宋时期的墓葬形制。

## (2) 随葬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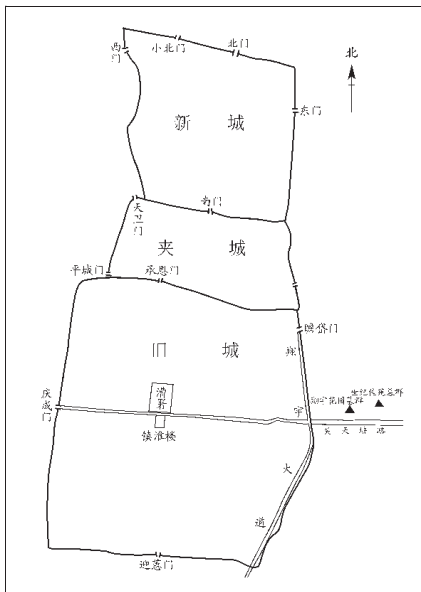
此批墓葬随葬品较为丰富,有陶、瓷、铜、铁、漆木器等等。M34出土的酱釉执壶为典型的唐代器物,类似器物见于襄樊檀溪隋唐墓的M38<sup>[9]</sup>;采集品长沙窑贴花执壶与泰州海陵区墓葬群M10所出执壶在造型、系、柄、贴塑等方面的特征<sup>[10]</sup>均十

分相似,具有唐代器物风格,因此我们将M34的时代定为唐代。

根据M31出土“太平通宝”、M57出土“景佑元宝”和“至道元宝”,可以确定墓葬时代的上限为北宋早期。M31出土的3件漆盘均呈敞口六瓣葵花形,通体髹酱红色漆,这与淮安宋代壁画墓所出花瓣式圈足漆盘几乎一样<sup>[11]</sup>,与泰州北宋墓出土的八瓣葵花形盘亦十分相似<sup>[12]</sup>,圈足内外底的文字反映了制器的时间、地点、工匠姓名,也有制漆工匠的署名画押。出土的釉陶瓶与江苏江阴长泾宋墓出土的釉陶瓶相似<sup>[13]</sup>;墓群中常见的橄榄瓶(又称韩瓶)、粉盒以及器盖与泰州海陵区发掘出土的宋代墓葬群<sup>[14]</sup>所出器物如出一辙;陶罐与常州金坛石马坟北宋墓出土的陶罐较为接近<sup>[15]</sup>;采集品C:21绿釉划花瓷枕,与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吉州窑绿釉划花瓷枕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极为相似。另外,墓葬群中出土的白瓷碗、青白瓷碗、白瓷罐、青釉瓶等均为北宋墓中较为常见的器物,时代特征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将M20、M31、M47、M57、M59、M61、M65的时代定为北宋时期。

## 2. 几点认识

从墓葬形制、棺具看:(1)M31这种带短斜坡墓道的砖石木混合结构“刀”形宋墓是淮安地区新发现的一种墓葬形制。根据现有资料,北方宋墓多仿木建的砖砌墓室,南方多券顶砖室或石顶砖室,淮安地处南北要冲,此墓形制与南北方墓葬形制均有不同,这应为宋代墓葬形制方面新的资料,十分重要;(2)M31的左棺木底板超出前挡板1米,与



图十五// 淮安古城址平面示意图



淮安宋代壁画墓1号棺底板超出前挡板0.65米,2号棺底板超出前挡板0.72米的情形一致<sup>[16]</sup>,似为淮安地区宋墓棺具(特别是较为大型的墓葬)的一个特征;(3)棺具上的蘑菇状铁质棺钉在淮安同时期墓葬中十分常见,而在明清墓葬中均不见此类棺钉,与武汉江夏区段岭庙宋墓发现的棺钉相似<sup>[17]</sup>,这种形制的棺钉似乎可以成为宋代墓葬的一个断代依据。

从随葬品看:(1)宋代墓葬中发现的韩瓶及陶罐,系均被人为敲掉,这种现象在淮安地区出土的器物中十分常见,但少见江苏其他地区;这些瓶、罐从形制及其品相上看应为实用器具,有使用留下的痕迹,在下葬之前敲掉系应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葬俗;(2)M31出土的漆器与前述淮安杨庙宋墓及泰州北宋墓所出较为相似,器底朱书“西任”、“辛巳杭州王上年Ⅲ”等字样,可以看出地处运河沿线的淮安地区的宋代漆器应出自杭州。

此外,根据《淮安府志》等记载,淮安古城址东城墙走向与今翔宇大道基本吻合(图十五)。翔宇花园墓地位于古城东门外,根据明代墓葬出土券文,翔宇花园墓地东边还有“古坟”。近年来,楚州区博物馆在世纪佳苑工地发现了大量唐宋至明清墓葬,而世纪佳苑工地恰好位于翔宇花园东约100~200米,似证实了券文所载“古坟”信息。世纪佳苑周边地区目前相继开发建设,抓住这一机会对该地区的墓葬进行发掘、了解,对完整揭示淮安城东墓地的全貌、把握淮安的城市发展史、运河发展史、唐宋以来淮安风土人情、民俗民情以及所反映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领队:李则斌

发掘:孙玉军 王 剑 尹增准 包立山  
刘光亮 祁小东 胡 兵  
绘图:李艳梅 胡 兵  
执笔:胡 兵 孙玉军 王 剑 祁小东

- [1]楚州博物馆内部资料。
- [2]熊卜发、李端扬:《孝感吴家坟遗址与墓葬发掘》,《鄂东北地区文物考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 [3]冯恩学:《读〈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9日。
- [4]淮安市博物馆考古队发掘资料。
- [5]黄义军:《湖北宋墓分期》,《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
- [6][16]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淮安宋代壁画墓》,《文物》1960年第8、9期。
- [7]孙玉军、王剑等:《淮安杨庙发现宋明墓葬》,《淮安历史文化研究》2009年第3期。
- [8]镇江市博物馆:《镇江市南郊北宋章岷墓》,《文物》1977年第3期。
- [9]襄樊市考古队:《襄樊檀溪路隋唐宋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2期。
- [10][14]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宋代墓葬群清理简报》,《东南文化》2008年第4期。
- [11]罗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1963年第5期。
- [12]泰州博物馆:《泰州市北宋墓群清理》,《东南文化》2006年第5期。
- [13]刁文伟、翁雪花:《江苏江阴长泾镇宋墓》,《文物》2004年第8期。
- [15]金坛市博物馆:《金坛市茅麓镇石马坟北宋墓的发掘》,《东南文化》2006年第6期。
- [17]武汉市博物馆、江夏区文物管理所:《江夏区段岭庙宋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

## 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f Tang and Song Tombs at Xiangyu Huayuan, Huan'an, Jiangsu

Huai'an Museum

Abstract: The tomb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re located in a very important burial area to the east of the ancient city of Huai'an. One ship-shaped brick tomb was excavated and could be dated to the Tang Dynasty while the other 16 tombs to the Song Dynasty. Most of the Song tombs were mainly featured by the vertical rectangle pits and wood outer-coffins, several ones by the short slope passage and the bricks, stones, wood structure. The funerary objects, including porcelains, bronze, lacquer and wood wares with vivid time style, provid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burial customs, historical cultures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Key words: tomb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hip-shaped brick tombs; tombs with mixed bricks, stones and wood structure; bluish white porcelain

# 江苏南京南宋周国太夫人墓出土砖雕



1.文吏砖雕(M1:1)



3.武吏持兵器砖雕(M1:4)



4.武吏执槩砖雕(M1:3)



2.武吏瑞兽砖雕(M1:5)



5.蹠坐人物砖雕(M1:2)